

## 第六十七回 賜誄文天子重加恩 設路祭王侯親執紼

話說寶珠出柩，已有日期，欽天監擇定四月二十六日卯正發引，二十七日辰正登位。一月前就開喪受弔，每日裡官員來往，鼓樂喧天。初二日，皇上賜祭一壇，派了東宮主祭，莊敬王、宜政王陪祭，全副儀仗，迎著龍香亭，直到許府正廳上設定。許公父子謝恩，又跪止東宮、親王，不敢勞駕。東宮立意不行，許公只得吩咐靈前換了跪像，陪著三人進來。松筠弟兄、李公父子，也隨後邊。

東宮見御祭擺設齊整，親手上新香，許、李二公謝了恩。東宮要自己跪拜，許公如何敢當？再三勸止，兩位親王代之，許公等一旁匍匐，又到東宮、二王面前叩謝。有人在龍香亭上取了御制的祭文過來，東宮、二王又上了香，在靈前拱手而立，早有禮部祠祭司官員上來，對靈叩了一叩，展開祭文，高聲朗誦道：

維年月日時，皇帝御制祭文，致祭於昇平公主之靈曰：卿之來兮，岳降而嵩生，卿之去兮，王碎而珠沉。卿之容貌兮，花羞而月閉，卿之節烈兮，雪潔而冰清。卿之忠貞兮，鞠躬而盡瘁，卿之勛業兮，鼎勒而鐘銘。卿之教士兮，黜華而崇實，卿之立朝兮，緯武而經文，楊柳如眉兮，芙蓉如面，芝蘭幻象兮，蓮花化身。朝野具瞻兮，華夷仰望，英雄之氣兮，兒女之情。易釵而冠兮，全忠全孝；反冠為釵兮，克儉克勤。事君盡禮兮，精忠報國，以順為正兮，黽勉同心。天上魂銷分，人間夢斷；秋風鶴唳兮，夜月鴛鳴，朕本多情兮，弔卿魂魄；卿如有知兮，鑒朕真誠。慰爾陰靈兮，尚格來享。臨楮泣涕兮，不知所云！

讀罷祭文，粗細樂齊奏，焚帛焚文，幔內哭聲震天。許公父子領著小公子紹萱，不免又是一番叩謝。請了東宮、二王出來，李公等陪著，坐了一會辭去，許公父子直送上轎。接著就是王公大臣，同年門生，京營將帥，暨各親友，整整祭了十多天。自二十日起，又是五天女祭。

許公父子，擇定二十四夜開堂祭，只留了兩班精細鼓樂，陰陽生贊禮，其餘執事一概不用，潔治一桌祭筵，許公親自上香奠酒，倒哭得老淚滂沱。文卿、又庵下拜，痛哭一場。文卿吩咐止了鼓樂，從新跪下，展開祭文朗念道：

維銷魂年、無情月、傷心日、斷腸時，杖期服生許翰章，焚香酬酒，哭告誥封一品夫人、敕封端淑夫人、元配松夫人寶珠之靈曰：夫陰陽者，互結之根株；男女者，同開之附萼。同年若盞，共枕聯衾。矢大義於山河，寫深情於琴瑟。姻緣簿上，已訂三生；溫柔鄉中，原期百歲。誓鴛鴦之不獨宿，願蝴蝶之必雙飛。畫閣藏春，亦任調脂弄粉；香閨似海，居然意綠情紅。是以誼重唱隨，而情無生死者也。若我松夫人者，始賡伐木，繼詠夭桃。交誼既深，恩情尤重。

回憶花晨月夕，訂我同心；金榜瑤階，與卿攜手。重蒙雅意，別具深情。事屬憐才，分同知己。描眉黛筆，偷評羅隱之詩；繞指紅絲，欲繡平原之像。閨中愛寵，尤榮於流水高山；影裡情郎，絕異乎朝雲暮雨。素心如此，青眼非常。斯則性命之恩，不作形骸之論矣。然而柳雖有眼，竹卻無心。雖識小姑無郎，自憐居處；不知木蘭是女，莫辨雌雄。無如真偽難逃，婚姻前定。色相何殊幻相，花影迷離；山人忽作冰人，春光漏泄。始信移花接木，方知李代桃僵。本異苔而同岑，亦求鳳而得鳳。雕窗寂寂，證來瓊樹雙柯，削玉纖纖，露出金蓮兩瓣。冰言月下，赤繩來繫足之緣；天寶風流，金釵亦定情之物。

不料盟姻始締，恩命旋加。粉黛忽作奇男，風檣皆成陣馬。精忠報國，常存憂國之心；顏色傾城，足備干城之任。一朝分袂，未免有情；萬里長征，誰能遣此？新愁舊恨，空教影逐秋風，燕地胡天，枉說心隨明月。猶幸天從人願，名立功成。燕子重來，秋老烏衣門巷；魚軒早發，春歸紅繡簾櫳。璧合珠聯，夜夜芙蓉帳裡；香溫玉軟，朝朝翡翠衾中。方謂楊柳春長，梨花命永，兼復倚玉，蕭艾同香。豈知惡夢驚心，瓊環墮劫？三秋離恨，孤鏡裡之青鸞；中道分飛，落釵頭之白燕。歌殘芳寇，香夢猶新；淚灑梅花，芳魂亦瘦。

淒風半夜，冷月中秋，又誰知珠胎碧海之辰，即玉返藍田之日哉？僕本無情，卿何薄命！終風肆暴，空知煮鶴焚膏；陰雨？詩，不解憐香惜玉。紅綃掩淚，竟少人知；紫玉成煙，乃由我死。彩雲易散，仍還鶴馭。乃降雪無丹，莫駐娥眉之壽。珊瑚奩篋，對影留情；玳瑁筆牀，圍香剩字。瑤林翠玉，誰憐傅粉何郎？茅屋牽蘿，不捨賣珠侍婢。緣慳菱鏡，光分破鏡之悲；夢醒蘭花，腸斷摧蘭之慘。嗚呼！人孤似月，情薄如云。自憐斷雁鳴霜，忍聽慈鳩泣雨？深閨桃李，空怨東風，大漠風雲，徒悲南海。有懷欲白，重圖再世之緣；雖悔何追，常抱終天之恨。願冤禽而解語，比翼千秋；借拱木以還魂，相思百尺。我欲重尋舊約，覓卿於魂夢之中；卿其仍念前情，攜我於蓬瀛之上。嗚呼哀哉！伏維尚饗。

文卿讀畢祭文，痛倒在地。又庵死命拖了起來，坐在一張大椅上，對靈放聲大哭。眾人那裡勸他得住？只待哭個盡興，已經聲淚俱盡，哭不出來，才略略止住。又庵親手送上一盞桂圓參湯，文卿飲了兩口，紅玉又擰了手巾，替他擦臉，扶他進房歇息。

次日二十五，就有李夫人等多少內親到來，夫人接待。著人到松府請太太、大小姐，少奶奶銀屏早已在家，松夫人連日又病，松筠弟兄也不肯放他來，怕哭壞身子。許府僕婦請了三次，又庵親自又去面請，將晚的時候，寶林才同了姨娘到來。二更以後，翠鳳、瑤珍也到，都在寶珠對房坐下，等候辭靈。

這一夜燈火如同白晝，門外車馬塞滿，相府這條街，好似火龍一般。許夫人、寶林、姨娘、紫雲、文卿、松筠等，眾人整整哭了一夜。

四更後，辭過靈，撤去了幃幔，等候時辰。文卿、寶林等哭泣，人還勸得住，惟有紫雲伏在柩上，疏疏落落，將寶珠同他如何相得，如何相處，許多私語，直訴出來，咬緊牙關，身橫放倒，幾乎突死，聽得許夫人等格外傷心。總管許順，在腰門外立著要回話，文卿吩咐傳進來。許順手中遞上兩個單帖，道：「奴才著人去打探，由東宮小爺、宜政、和親、莊敬各親王以下王公大臣，皇親侯伯，各衙門文武，以及親友同年的路祭，凡是要緊的，倒有八百多家，奴才開個單子在此。其餘交情淡的，分兒小的，奴才分別只開在一處，請爺過目。」

文卿略看了一看，人太多了，那裡看得完？又遞還許順。許順回道：路祭太多，路又繞得遠，請爺的示下，早些請靈。怕路上耽擱，奴才已吩咐外面執事了。單是牌銜，倒有好幾百對，又有松大人二姑爺隊下靖海虎衛軍，暨神機營將弁，再加上全副儀仗，也要排好一會工夫，只怕就有十多里長呢！」文卿不言語，許順只管垂手站著。又庵道：「知道了，候都事排齊，你來回聲，我們裡邊也預備。」許順答應幾個是，斜著身子退出去。

天明的時候，各事齊備，九通大炮，鼓樂齊鳴，請柩出堂，夫人以下、合家號哭。有僕婦先將夫人、紫雲硬扯上車，著人伴定，寶林姨娘、李夫人、金鈴、銀屏、紅鸞、翠鳳、瑤珍、綠雲，都到大廳旁邊，車到裡面，坐車的上車，坐轎的坐轎，還有許多女客相送，不及細載。也有在半路候著的，也有在許府同走的，李公、墨卿、蓮波、松筠、松蕃、松勇、桂伯華、張山人、雲竹林這班至親好友，都同許公、又庵在門外伺候。其餘送的，車填馬塞，也數不清。有兩個老人家抱住小公子紹萱，乳娘坐車，隨在一旁。

文卿哭得昏頭搭腦，只得用兩個家丁左右攙扶，他垂著頭，拖著喪杖，一步步顛了出來，到了門外，他就癱倒在地。少刻又是九炮，靈柩出門，六十四名抬夫，上了龍頭鳳尾的大槓，執事紛紛開路，頭導抬著銘旌亭子，沖天般招搖而來。走了沒多幾步，前導停住，家人來報，宜政王設祭，就在面前。

許公父子領著小公子，忙向前來，家丁牽過馬來，三人上馬，在執事裡倒走了好一會，才到了前邊，見搭了一個布篷，擺著一張祭桌，旁邊設著十幾層黃墊子，宜政王盤腿坐在上邊，見了許公進來，連忙起身立定。許公搶步上前叩謝，宜政王笑嘻嘻的一把扯住。文卿等也磕了頭，宜政王著實優禮。許公道：「小媳早喪，勞動王駕，愚父子何以克當！」

宜政王笑道：「彼此通家，何須過遜？」許公道：「斷不敢勞尊，以重死者的罪戾。」宜政王笑道：「令媳本是天人，從前我們就愛敬。況今日既歸天界，我輩凡人，理當叩拜。」許公又叩頭跪止，宜政王立意不行。許公只得吩咐掩鑼息鼓，止了樂聲，浩浩蕩蕩的過去。到了靈柩就停住，有王府官員設好祭桌，宜政王親自上香奠酒，還要下拜，許公父子萬不敢當，就著長史代禮，許公、文卿還禮，又到宜政王面前叩謝。

文卿親手抱了小公子謝恩，宜政王倒細細看了一看，又摩弄了一番，對文卿道：「好個孩子！做得個承襲之人，尊夫人得此，可無憾矣！」許公、文卿齊聲道：「全是主子的天恩，王駕的福庇。」許公就要請起，宜政王定要候靈柩過去，才肯起身。許公拗他不過，只得吩咐快些走動。六十四名抬夫，飛也似的抬了過去。

許公父子送了王駕，又領著小公子在柩前慢走。一路祭奠，多不可言，凡是主公侯伯，國戚皇親，至親好友，許公親自去謝，餘外官員，就單是文卿弟兄還禮。大殯就這麼直過。無如人太多了，也耽擱了好半日。到將晚，才繞出城，點起燈火，照耀生輝。有一對執事夾一對高燈，幸喜墳墓不遠，一刻就到了。

墳上搭了幾十座篷，石人石馬，排列滿地，碑台華表，高聳接天，將靈柩供在中間篷裡，上面鑿成一個主穴。許公等進來歇息，也分個內外，紫雲、綠雲就在後面守靈，李夫人、桂夫人、寶林各親友，另是一處。莊敬王妃、紫陽公主、海澄公、延恩侯、和碩額駙、鎮西將軍各位夫人等外客，又是一處。許夫人、紅鸞兩邊周旋，備了酒席，管待各官員親友男女客過了一宿。

次日，辰刻登位，大家拜過，外客紛紛各散。李夫人、寶林也來告辭，姨娘、翠鳳、瑤珍隨著去了，許夫人相送。俟伏了土，同紫雲、銀屏、金鈴、紅鸞大哭一場，帶了孩子上車回城。許公父子送過客，隨後也到。文卿見沉沉香關，寂寂空堂，物是人非，形單影只，不覺捶胸頓足，痛哭起來，引得紫雲淚流不止。

又庵道：「大哥，你也要寬解些。要講嫂子的好處，誰不思念？一輩子也忘不了，哭一生都是該的！但要圖個忌諱，還有爹同娘呢！」文卿道：「我豈不知道？但我淚出痛腸，要止也止不住。不知什麼緣故，你嫂子的好處，就是釘在我心裡一般，不由的教你想他，不由的教你對不住他！」說著又哭。文卿狠病了幾天，整整一月，才能出門，就到各處謝孝。

轉眼夏去秋來，李麟書內轉了刑部右侍郎，家眷也進京來。李麟書就屬意文卿，在姪兒面前示意，想把女兒與他續弦。墨卿恐寶林見怪，不敢去說，稟知父親。李公也怕媳婦不好說話，再三躊躇，轉請桂榮作伐。不知文卿允是不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